



基督教历史文化 A to 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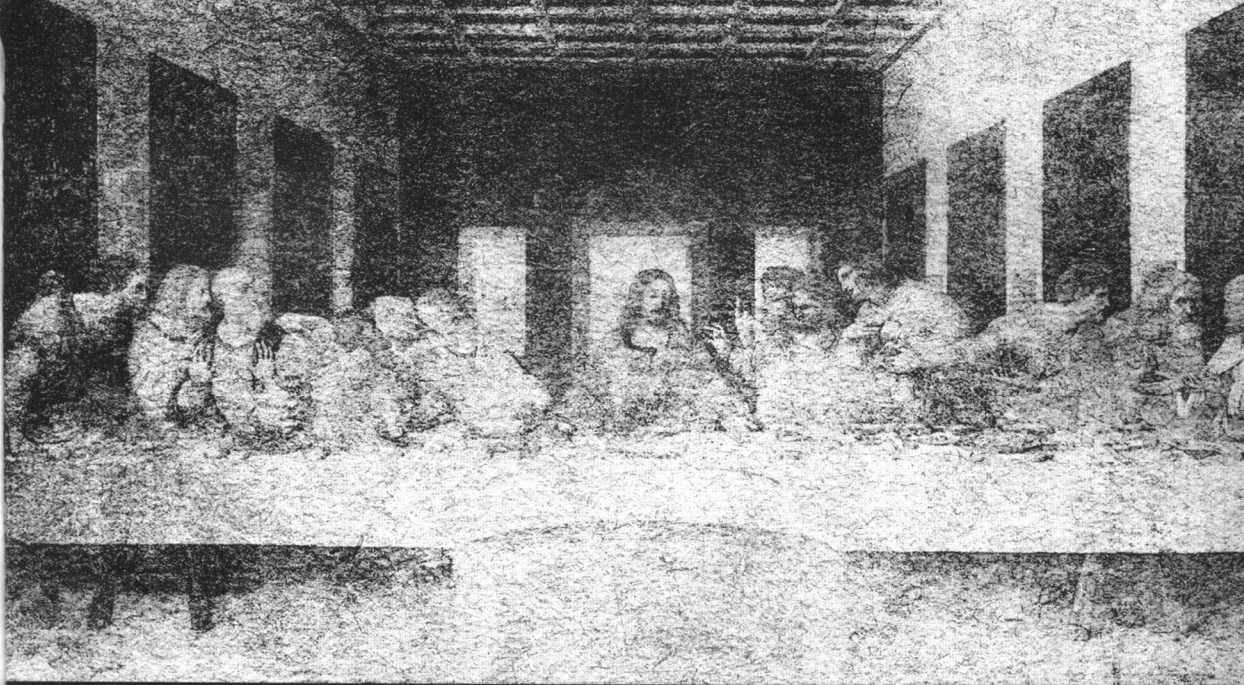
《达·芬奇密码》的背后

[美] 莎兰·纽曼 (SHARAN NEWMAN) 著 / 周元晓 祝春艳 译 / 朱振武 审校

THE REAL HISTORY
BEHIND THE DA VINCI CODE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基督教历史文化 A to Z

《达·芬奇密码》的背后

[美] 莎兰·纽曼 (SHARAN NEWMAN) 著 / 周元晓 祝春艳 译 / 朱振武 审校

THE REAL HISTORY
BEHIND THE DA VINCI CODE



当代中国出版社
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历史文化 A to Z:《达·芬奇密码》的背后/(美) 莎兰·纽曼著;周元晓,祝春艳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3

ISBN 978-7-80170-574-7

I. 基… II. ①莎… ②周… ③祝… III. 长篇小说—文学研究—美国—现代 IV. 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4840 号

Copyright©2005 by Sharan Newman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Berkley Publishing Group,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200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当代中国出版社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6-6357

出 版 人 周五一
策划编辑 陶宇辰
责任编辑 陶宇辰
责任校对 王小芸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ddzg.net> 邮箱:ddzgcbs@sina.com
邮政编码 100009
编 辑 部 (010)66572152 66572154 66572155
市 场 部 (010)66572157 66572281 66111785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印张 2 插页 287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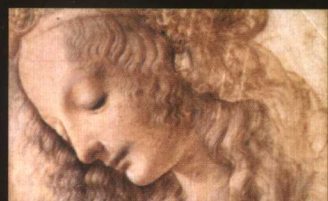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010)66572159

作者简介

莎兰·纽曼,美国中世纪研究学会的永久性会员,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博士。曾以关于法国中世纪的历史悬疑小说而获得“麦克维提奖(Macavity)”,此外还获得“阿加莎奖(Agatha)”与“安东尼奖(Anthony)”的提名。她还获得过“希罗多德奖(Herodotus)”的美国最佳历史悬疑小说奖。

中文版审校者简介

朱振武,上海大学外语学院英语系教授,英美文学博士,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会会员。学术兴趣主要为英美小说美学、比较文学和文学翻译。专著有《在心理美学的平面上:威廉·福克纳小说创作论》和《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多元因素》等,主要译作有《达·芬奇密码》、《数字城堡》、《天使与魔鬼》。



THE REAL
HISTORY
BEHIND THE
DA VINCI CODE

SHARAN NEWMAN

出版人 / 周五一

策划编辑 / 陶宇辰

责任编辑 / 陶宇辰

装帧设计 / 奇文云海®®®
www.qwyh.com

谨献给各地真正的历史学家们——
那些于各类卷宗中寻寻觅觅
而又无望揭禁真相的人

探寻《达·芬奇密码》背后的 基督教历史与文化

刚刚告别 20 世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作家丹·布朗一不留神成了一颗璀璨的明星，他的小说《达·芬奇密码》自 2003 年问世以来，已被翻译成近 50 种文字，他的另外三部作品（《数字城堡》、《天使与魔鬼》和《骗局》）也都纷纷跻身畅销书之列。可以说，丹·布朗式的新型文化悬疑小说仍以其势不可挡的趋势席卷世界文坛，而破解其创作密码及小说密码的著作也纷至沓来，本书算得上是一本不想跟风的“跟风”之作，它以丰赡的事实和史实、畅晓明快的语言以及“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旁观者的冷静观察在美国引起了读者和文坛的关注。

丹·布朗虽然就生活在现世，而且也说得上是风华正茂，但他本人同他的创作一样，人们并不太了解其“真相”。丹·布朗成长在一个宗教与科学和谐共处的家庭里，他从小迷恋解密。在菲利普·埃克塞特学院和阿姆斯特大学的学习让他接触到多种学科，学会了如何学习一门一窍不通的知识。他早年曾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大学学习过艺术史，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知识与素养。在全身心投入到小说创作之前，他曾先后在阿姆斯特大学及菲利普·埃克塞特学院担任英语写作和文学课的教师。布朗成长在美国这个既崇尚西方文明又关注本土现实的多元文化的大熔炉里，对西方的经典文化了然于胸，对世俗社会又洞察入微，所以他能够游刃有余地在雅俗文化之间自由地转换。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对破译密码及秘密组织的浓厚兴趣，使他的文学创作注定要走一条高雅与通俗相结合的道路。这一切成就了丹·布朗在《达·芬奇密码》中的不凡表现。

美国女作家莉萨·罗格克在不久前出版的《〈达·芬奇密码〉背后的男人——丹·布朗传》一书中，用清新淡雅的笔调向读者揭示了有关丹·布朗的一个个鲜为人知的秘密。这位文坛新宠推崇一种蝙蝠式的写作方式。每逢失去灵感时，他总是换上失重靴，像蝙蝠一般倒悬在天花板上。^①也许是这种反常规的思维方式赋予了他全新的艺术视角，使他得以规避人们习见的非此即

① 罗格克：《〈达·芬奇密码〉背后的男人——丹·布朗传》，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8 页。

彼的二元论的写作模式，采用义理置换和雅俗相融的全新手法，对当下作家所忽视的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对人们久已忽视的科技伦理和精神生态进行体察，并对当下人们的内心深处和审美需求进行人文关怀。

罗琳的《哈里·波特》以及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等小说的畅销在于它们一改传统悬疑小说依靠怪异的情节、离奇的事件以及不着边际的猜想构筑文本的模式，而是大胆地启用文化、历史、宗教及科学背景知识，从崭新的视角入手，对人们熟视无睹的文化现象进行重构与解构。然而，经过丹·布朗的重构与结构，《达·芬奇密码》中所涉及的史实和历史人物到底还有多少可信度，个中真相究竟如何，成了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成千上万的读者都被书中各种大胆的历史推测迷住了，作者对蒙娜丽莎微笑的含义进行解读，对受压制的“伪福音书”做出推断，对达·芬奇作品中所谓的线索加以猜测，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达·芬奇密码》对达·芬奇的艺术作品，如《蒙娜丽莎》、《达·芬奇自画像》以及《最后的晚餐》等进行了“颠覆性”的解读。作者先是借小说人物之口对《蒙娜丽莎》中的人物性别提出了质疑，继而指出蒙娜丽莎其实就是达·芬奇本人。而《达·芬奇自画像》里的画家肖像，实际上也是一个“两性人”（androgyny）。在作家眼中，这两幅画已不是简单的独立存在，而是两个相互关联具有相互指涉意义的个体。布朗对《最后的晚餐》的诠释更是值得回味，他把画中皆为男性的13人说成是12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连一向为世人所顶礼膜拜的神灵之体——耶稣基督，也被作家从“神”还原为“人”，并声称他结过婚，并留有子嗣。而耶稣的妻子，就是被他救赎的抹大拉的玛利亚。这种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极大挑战与颠覆，必定在读者中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读者都留下了这样的疑惑：小说中究竟多少是真实的历史？有多少是建立在古代传说的基础上？又有多少是作家本人的杜撰？

在本书中，作者莎兰·纽曼对读者关心的这些问题一一做出了回答。

莎兰·纽曼是中世纪研究学会的终生会员，曾在太平洋中世纪研究协会的顾问委员会里任职，她也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博士。纽曼博士曾以她的关于法国中世纪的历史悬疑小说而获得“麦克维提奖”，此外还获得“阿加莎奖”与“安东尼奖”的提名。她还曾获得过美国最佳历史悬疑小说奖——“希罗多德奖”。莎兰·纽曼通过大量实地调查研究，为我们展示了这本全球畅销小说背后历史与神话的本来面目，抹大拉的玛利亚是妓女、使徒，还是耶稣的妻子？为什么“伪经福音”被排除在《圣经·新约》之外？人们忽视耶稣人性的、性别的一面，是否有什么阴谋？什么是圣杯？而这个能量巨大的瑰宝今天是否依然存在？谁是圣殿骑士？他们为何遭到如此残酷的镇压？是否还能找到圣殿骑士……本书为我们回答了这些扑朔迷离的问题。

《达·芬奇密码》的确选择了一个颇受争议的题材，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同时也赢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销售量。没有人不佩服丹·布朗的大胆与别具一格。布朗的小说对西方历史与宗教的另类解读,引发了人们对这些文化现象的重新认识和思考。一时间,小说家与史学家之间展开了一场论战,论战的焦点之一就是怎样看待现实与虚构、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很多牧师和信徒开始写信给丹·布朗,怒斥他摧毁了美国人的信仰。美国神学教授达雷尔·博克在《破解〈达·芬奇密码〉》之“密码2”中援引大量史料,纵横捭阖,用了几十页的篇幅来驳斥布朗小说关于耶稣结过婚的说法,并下结论说:“耶稣结婚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此处的回答是简短而有力的——绝无可能。”^①而本书对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更是出人意料。

当然,阅读小说,我们还是要从文学角度出发,不能过分要求作者。很多人都知道,丹·布朗本人对这些问题显得较为冷静与沉着。他知道,虽然自己在小说的前面宣称“本书所有关于艺术品、建筑、文献和秘密仪式的描述都准确无误”,但小说毕竟是小说,具体情节自然依靠虚构。《达·芬奇密码》中的描述是否都真实可信且不去说,对文学作品进行史料上的苛求显然有悖文学创作的标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区别是不言自明的。许多人没有注意到《达·芬奇密码》的版权页上还写着这样一句话:“本书中所有人物及事件皆出杜撰,如与在世或已不在世之人有任何雷同之处,纯属巧合。”布朗的批评者们显然更担心的是基督教乃至西方的文化传统的根基受到动摇,惧怕的是人们出现信仰危机。布朗似乎没有考虑到这么多,他只是在一门心思地写故事,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悬念设置。他坚信,如教授他艺术史课程的教授所说,达·芬奇的画作里隐藏了大量的密码。而本书针对《达·芬奇密码》中的诸多人物、地点、事件等,提供了百科全书式的、令人信服的诠释,揭示了隐藏在西方中世纪历史帷幕后的真相,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达·芬奇密码》背后鲜为人知的史实。

为了帮助中国读者了解《达·芬奇密码》中所涉及的西方中世纪历史、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相关知识,译者查阅了大量权威资料,以页旁注的形式注释了诸多西方历史上的人物、地点和事件。希望本书给读者带来阅读快乐的同时,也使读者获得丰富的知识。

朱振武

2007年春于上海西南寓所

^① 博克:《破解〈达·芬奇密码〉》,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致 谢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以下诸君长期以来给我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帮助。他们已竭尽所能，书中所有纰漏及由此产生的误解，皆由我本人负责。

斯图亚特·比特尔，罗斯林监管会 (Rosslyn Trust) 的会长，为我提供了如下帮助：特意安排我参观罗斯林教堂，并提供了一张该教堂的照片。

来自雷丁 (Reading) 大学的马尔科姆·巴伯教授，阅读了我书中关于圣殿骑士的部分，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并与我在该大学共进了一顿令人愉快的午餐。

奥莉维亚·德克尔，维莱特城堡的主人，慷慨地为我审阅了有关该城堡的部分，并允许我使用她手头拥有的该城堡的照片。

黛安妮·迪·尼古拉，天主事工会觉悟网 (ODAN) 的创办者，为我提供了有关天主事工会的资料，与我分享了她在该组织的一些经历，并对我的疏漏给予了充分的理解。

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UC Santa Barbara) 的哈罗德·德雷克教授，为我讲授了我需要了解的罗马史，并对书中有关尼西亚会议的部分提出了建议。

艾薇瓦·凯什米拉·喀卡尔，在我无暇亲自前往的情况下，帮我在巴黎四处搜集资料，并为我拍了十分精美的照片。

琳达、汤姆、托马斯、卡尔、拉切尔以及罗斯等人给予我不少支持与鼓励，并帮我审读了书中的几个部分，检查它们之间前后是否连贯。

艾利森·纽曼几乎随叫随到，为我绘制了建筑平面图及草图。

来自美国西北大学的芭芭拉·纽曼教授，就其中“神圣女性”部分提出了建议。(抱歉我得在此说一句，我们并非亲戚。)

来自“带毒之笔” (Poisoned Pen) 出版社的芭芭拉·彼特斯，建议我首先写这本书。

来自圣叙尔皮斯教堂所在教区的米歇尔·鲁热，与我分享了他掌握的该教堂的丰富知识及其历史。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名誉退休教授杰弗雷·伯顿·拉塞尔先生，为我匡正了我对异教徒、诺斯替教及巫术的错误理解。

乔治亚·赖特博士，全美独立学者联盟（National Coalition of Independent Scholars）成员，在我到伯克利（Berkeley）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时为我提供了落脚之处，并拨冗对我进行的达·芬奇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前言

“**将**事实与传说加以区分，确实很难……我发现，人们关于何谓事实说法各异，全赖个人理解；有趣得很，传奇依其定义即有歪曲之意，它给我们提供了更容易被接受的看待事物的视角。大家都认可传说，却无人同意事实。”

——迈克尔·康尼 (Michael Coney)

《天国蒸气机车》 (The Celestial Steam Locomotive)

我们都相信形式各异的传说。我们都相信神话。社会都是建立在共同的信仰体系上的。

《达·芬奇密码》这部小说能够受到全球读者的喜爱，便是明证。就其内容而言，它当属惊悚小说，内中有无辜者被控杀人、寻找珍贵宝藏、几个神秘组织躲在暗处帮助（或阻挠）主人公的情节。所有这些元素，我们都不觉得陌生。此外，小说中还增加了大量玄妙的传说以及或许能够称为历史的东西，所有这些都能平添几许神秘感。最后，小说还将西方文明中几个最为流行的传说糅合在一起，如圣杯、圣殿骑士、十字军东征，提出历史上几个最有名的男子（总是男人）可能过着鲜为人知的秘密生活。真是个大杂烩。

《达·芬奇密码》刚出版时，就有人请我出来澄清其中的传奇与事实。作为一名专门研究中世纪历史的学者和小说作者，我曾研究过书中诸多主题的背景，其中既有故事主线，也包括人物过场时提到的情节。几个月以来，大家一直在不停地追问，于是我决定将答复写下来，省得老是重复。结果就有了这本书。

关于历史，不管我们大多数人在学校里学的是是什么，它绝不仅仅是由国王、战役及重大日期组成的。历史与人有关，是由矛盾的、无法预料的事件和杂七杂八的人构成的。

我刚开始执教生涯时，有位同事告诉我说，要么对学生撒谎，要么让他们一头雾水。我相信他的意思是说，要在短短的十周时间里，将始于亘古时

期，止于查理曼大帝历史中错综复杂的情形讲解清楚，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将范围缩小，比如就讲工业革命，我们也需要加以归纳简化，并省略掉很多当时有影响的东西。此外，我们还应该创造出像“文艺复兴”或者“工业革命”等的历史分期，以应付这个庞大的主题。

由于我选择了让学生一头雾水，因此我没有呆在大学里将教书作为我终生的事业，而是将自己诸多的研究成果以小说的形式出版，这样做也未尝不可。这固然也有缺憾，因为就其定义而言，小说是虚构的。我试着将自己的小说尽可能地写得准确，然而当我发现手头缺少某条信息，或者不了解某件史实时，总是为时已晚（我至今还不知道如何使用十字弓）。另一个与历史小说的准确性有关的问题是，每个读者都带着自己的需求与先入为主的观念去读书。我阅读时也是如此。于是，如果书中的主角恰好是一位虚伪的主教，或是贪婪的骑士、饱受折磨的妻子，读者很可能由此推测天下所有的主教、骑士及为人妻者都是如此。

这样做是我们的天性。而从小说中截取信息，并将它当成事实也是我们的天性。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世纪的人们喜欢将自己的信仰放入小说里，尤其是最完美的西方传奇故事，即亚瑟王的传奇。

当时，更“严肃”的作家们对此悲痛不已。13世纪的作家斯特拉斯堡(Gottfried von Strassburg)写的圣杯故事不像艾森巴克(Wolfram von Eschenbach)的圣杯故事那么激动人心，也没那么畅销，他抱怨说：“（这些作家）都是稗官野史的始作俑者……他们用连环套来欺骗愚钝的人们，如同将垃圾说成黄金来哄骗孩子们。”（引自马尔科姆·巴伯的《新骑士》第74页）比他还早一百年的历史学家威廉·纽堡格(William of Newburgh)——本人就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气急败坏地试图说服读者，说蒙茅斯(Monmouth)的杰弗里(Geoffrey)写的畅销作品《英国史》(*History of Britian*)，包括其中第一次出现的梅林(Merlin)与亚瑟王的故事，纯粹是无稽之谈，“应该嗤之以鼻”。

我并不想那样做，我写这本书是将它当做《达·芬奇密码》的伴读物。我将为书中提到的许多主题及地点增添一些背景知识。我按照英文字母的顺序来编写此书，以便读者能方便地查找到那些使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由于大多数人并不像我那样沉湎于学术研究，因此我努力尝试在通俗易懂的英语作品里进行研究。我也为那些与我一样冥顽不化的人，提供了大量的注释，这样读者就能够检验我所说的一切，并利用它得出自己的结论。但如果读者只想迅速了解一些背景知识的话，也可以忽略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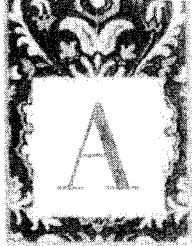
下次，如果再有人问到《达·芬奇密码》中貌似史实的东西，我会轻松地吐一口气，然后把这本书呈给他们。

但愿此书对读者有用。

目 录

· 探寻《达·芬奇密码》背后的			
基督教历史与文化	i	达戈贝特国王	035
致 谢	iv	列奥纳多·达·芬奇	038
前 言	vi	死海古卷	043
A		苏黎世储蓄银行	046
伪经	001	《多西耶秘密》	047
曼努埃尔·阿林加洛沙	002	F	
B		贝祖·法希	049
鲍美默神	003	詹姆斯·福克曼	050
C		斐波那契数列	051
玛丽·肖维尔	005	共济会	053
12月25日圣诞节	007	G	
苦修带	009	岗道尔夫城堡	062
教皇克雷芒五世	010	诺斯替教徒	063
让·考克托	014	戈德弗雷·德·布雍	067
莱斯特抄本	018	《玛利亚福音》	071
君士坦丁大帝	021	《腓力福音》	072
尼西亚会议	027	教皇格里高利一世	075
宝石十字架	034		

异教	079	玻璃金字塔 / 倒金字塔	163
圣杯	083	美男子菲利普	165
伊希斯	089	亚历山大·蒲柏	170
卡巴拉教	092	郇山隐修会	171
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095	玫瑰的象征意义	173
纯洁的语言	101	玫瑰十字会会员	175
卢浮宫	102	罗斯林教堂	178
《女巫之锤》	107	英国皇家霍洛威大学	186
抹大拉的玛利亚	109	神圣女性	187
墨洛温王朝	117	圣叙尔皮斯教堂	191
游吟诗人	121	雅克·索尼埃	195
密特拉神	122	塔罗牌	199
《蒙娜丽莎》	126	雷·提彬	201
纳杰哈马迪图书馆	130	圣殿骑士团	202
艾撒克·牛顿	131	伦敦圣殿教堂	213
查理·诺迪耶	136	杜伊勒里宫	215
天主事工会觉悟网	138	维莱特庄园	217
天主事工会	139	《岩间圣母》	220
梵蒂冈罗马教廷	148	《维特鲁威人》	223
贝聿铭	161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226
		女巫	231
		早期基督教的女性	236
		克里斯托弗·雷恩	241



伪 经

APOCRYPHA

“Apocrypha”这个词源于希腊语中的“apocryphos”，意为“隐藏的”。该词如今已改变了其最初的含义，现用来描述那些诸如“虚构故事”之类、其来源不足为信、凭空捏造的信息。

许多早期的基督教作品后来都被认定是捏造的。其中的缘由各不相同。有时候，所谓的作者根本不可能写作这类文献。《彼得福音》（The Gospel of Peter）是在这位福音传播者去世很久后才问世的，因此它没有收录到《圣经·新约》里。有些只是简单重复了别人的观点，并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信息。有些则被认为是异端邪说，或者根本就不可能，诺斯替教派的大量文献就是如此。而其他一些则明显具有颇受大众欢迎的希腊传奇文学的风格，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们才受到了人们的质疑。有些被认为是正统的，但其问世的年代却又不够早。只有那些由使徒或他们的嫡系弟子创作的宗教文本才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不过，将某种教义排斥在外，与对某种教义进行压制并非同一回事。有些伪作迄今已经失传。人们当初对它们也许不够重视，因此没留下什么手抄本。或许是所有的手抄本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遗失了。有许多作品在参考书目里出现过，但现在却已经找不到了——仅仅因为大火、洪水、战争、鼠害或者人们对它们缺乏兴趣而被毁掉了。而许多作品能流传下来，靠的只是运气。这种情况，对于伟大的文学而言更是如此，如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民族史诗《贝奥武甫》（Beowulf）就仅流传下来一种手稿。

也许正是因为了解到这种可能性，君士坦丁（Constantine）大帝（或称康斯坦丁大帝）才会委托其传记作者优西比乌（Eusebius）将《圣经》（此处仅指《圣经·新约》）的50个复本补足。优西比乌将他认为应放进去的书籍列了一份书目。^①然而他的这一做法并不意味着就此结束。尽管四大福音书以及部分《使徒行传》（Acts of the Apostles）、《保罗使徒书》（the Epistles of Paul）很早就得到了人们的认可，然而后来的编撰者们又按照他

优西比乌：巴勒斯坦卡萨里亚主教（269—339）。君士坦丁大帝的朋友及其传记作者，他创作了有关教会最早历史的作品，即《古教会历史》。

们自己的观点，将其他一些文本补充进来，或者将其中某些剔除出去。

在最初的几百年里，《圣经·旧约》也没完全得到认可。《圣经·旧约》之前五卷，构成了犹太人信仰的基础，但其他教义哪些应该添加进去，人们还没最终决定。正因为如此，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的发现才会如此激动人心，因为它们表明，早在公元 75 年，《圣经·旧约》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确定下来了。^②而某些基督徒甚至连拉比们也最终承认的教义却是伪作。

拉比：犹太学者。

大多数伪经都被复制了很多，其中有些故事已作为正统观念进入了我们的意识里。在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堂供奉的反映耶稣受难经历的图像里，人们能看到圣女维罗尼卡（Veronica）用她的面纱给耶稣擦脸。但圣女维罗尼卡并没出现在《圣经》里。圣彼得在逃离罗马时遇见了耶稣，随后又被遣送回去殉道的故事也出自于伪经。只是他们没作删减并不意味着这些故事就销声匿迹了。即使是诺斯替教里的故事，人们也会在其他集子里发现它们的影子。

注释：

① Eusebius.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Tr. G. A. Williams. Penguin Books, New York, 1965, p. 424.

② Norman Golb. *Who Wrote the Dead Sea Scrolls?*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1995, pp. 327—361.

主教管辖区：指在某些基督教的教堂里由主教管理的领域。最初是指罗马帝国内由某个皇家教区牧师统治的某个政府区域。世俗主教管辖区又被划分成行省，每个省都各自设有地方长官。但在对该制度进行宗教改革的过程中，行省成为更大的行政单位，由主教统管。

曼努埃尔·阿林加洛沙

ARLINGAROSA, MANUEL

在小说《达·芬奇密码》里，这位效命于天主事工会的西班牙主教的名字，在意大利语中有“熏青鱼”及“转移注意力的话语”等含义。不过，如果我们知道小说作者很喜欢咬文嚼字并玩弄一些术语概念的话，我们也许就不会想当然的了。

因为天主事工会是一个私人性质的教士团，它只对教皇负责，所以阿林加洛沙并不拥有地理意义上的主教管辖区，而是天主事工会这个网络体系的一部分。也有一些主教及大主教们对天主事工会确定的目标表示同情，而天主事工会也包含在天主教会正常的等级体系里。